语句翻译过程的广义修辞观阐释

王 宝

（兰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语言中的修辞如同空气一般无所不在，它不仅以狭义修辞(修辞格)的形态展现，从广义修辞观的视角看，修辞也隐含在所有语句中，内在地包含了狭义修辞的域。本文从狭义修辞格入手，以广义修辞观阐释源出语与译入语，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结关系，从广义修辞的角度分析了语句翻译过程，并形成衡量语句翻译质量的动态原则 。

关键词：修辞；狭义修辞；广义修辞；翻译

A General 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Sente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bstract: Rhetoric in language, like air, is ubiquitous. It is not only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special rhetoric (rhetorical devices), but from a broad rhetorical perspective, rhetoric is also implicit in all sentences, inherently encompassing the domain of narrow rhetoric.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rhetorical devices, explains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in a broad sense of rhetoric,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sentence translation from a broad rhetoric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dynamic principles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sentence translation.

Keywords: rhetoric; special rhetoric; general rhetoric; translation

一、引言

修辞是一种语言技能，是一种表达的技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修辞学首先将修辞定义为言辞的艺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其说服方式的才华[Let Rhetoric be an ability, in each case, to se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Aristotle，2007:37]。从古典修辞学的角度看，修辞格属于"说服的艺术"[刘亚猛，2008:5]。语言中的修辞格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显著的，用来在话语中创造特定的表达效果。通过修辞格，作者或言说者向读者或听者传递信息，以期实现某个特定的表达目的。后来，西方修辞学研究扩展至文学与文字作品；从广义上讲，关注的是整个作品整体的表达策略与选择，而不仅仅局限于包含修辞格（本文称之为狭义修辞格）在内的具体言语技巧。至后现代主义出现，将所有文化行为符号化，使其都能从修辞的角度加以解释。修辞因此成为语言世界中的空气；它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经常忘记它的存在："不管我们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甚至不管我们想什么——解释也好，赞成也罢，找借口脱罪也不例外——在任何情况下，修辞都在场（whatever we do or say or write, or even think, in explanation of anything, or in support, or in extenuation, or in despite of anything, evinces Rhetoric symptoms。）"[Bryant, 1953: 401]。修辞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至整个语言世界；本文称之为广义修辞格。由此，语言世界中的翻译行为自然也存在于广义修辞的范畴之内。

对语言世界中的翻译行为而言，译者力求的是准确的译文，因此才有翻译中一字一词，一句一段的选择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厚，有的是理论化阐释，有的是文艺化抒发。本文立足语句层面，从狭义修辞观入手，延伸至广义修辞，分析若干包含但不限于狭义修辞语句的翻译实例，并以广义修辞观这一新角度重新阐释其中的翻译选择。为方便叙述，下文实例中涉及的所有狭义修辞格，均参照陈定安先生的分类法[陈定安, 2004: 5]，区别为意象修辞，语义修辞，结构修辞，以及音韵修辞四种。

二、相关研究

目前,从广义修辞角度开展的翻译研究，散见于论文和著述中，其中只有少数试图提出广义修辞学翻译理论，其余大部分集中在某种修辞方式的翻译研究上，将其从字面技巧扩展到认知风格。相比之下，包括狭义修辞学意义上的修辞格翻译研究，数量较多。

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广义修辞观下的翻译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纵览修辞学与翻译学的结合部，即翻译修辞学这一论题，其主要理论框架是由杨莉藜[2001: 71-73]首先明确的。在她看来，翻译修辞学可以定义为一种应用于翻译过程中选择字词、句型和风格的理论。不过，正如杨莉藜在文中呼吁的那样，这一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与填充。广义修辞观首先是由谭学纯与朱玲[2008]提出的。而后，冯全功[2012:100-103]提出了一个应该说非常全面的翻译修辞学大纲，其研究不仅集中在修辞手段的翻译上，而且沿着广义修辞的进路扩展到了语篇级别的翻译研究。而后，"修辞认知"这一广义修辞学的核心术语,逐渐在翻译研究中出现, 成为翻译修辞学的一个前沿课题[冯全功[2021:74-79+88+109]。与国内的广义修辞翻译研究相比，国外对广义修辞学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几乎没有相关文献。

广义修辞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寥寥无几，但值得一提的是，对隐喻的研究较多。例如刘法功[2007: 47-51]提出了关于当前广义隐喻中隐喻对象转换标准的研究，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此外，肖佳燕[2007]还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结合文本语境，详细阐述了《红楼梦》中的各种隐喻。[Christina Schäffner, 2004:1253-1269]讨论了隐喻认知方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启示，通过真实的源语和目标语篇中揭示了译者如何处理隐喻表达，以及对语篇本身、语篇接受以及随后的语篇发展有何影响。另一方面，《耶鲁评论》（Yale Review）介绍了迪克·戴维斯（Dick Davis, 2002: 66-83）的文章，该文在英国诗歌修辞学的框架下讨论了诗歌翻译。除了这些研究之外，还有较多关于各种修辞格的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隐喻的。隐喻构造和定义了人们的认知方式[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2008]，隐喻可能是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法之一，特别要声明的是，也可以认为隐喻是广义修辞的同位语之一。本文的阐释与从隐喻角度出发的阐述，一定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但进路不同，范畴各异。

与广义修辞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狭义修辞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以双关语翻译为例，根据 CNKI 的数据库，2022 年之前的十余年间，发表了数千篇关于双关语翻译的国内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其中大多数研究都是用语言学理论进行的，例如建立在言语行为基础上的艾琳[2010: 33-36]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修辞学在狭义上仅限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涉及认知方面的考虑。此外，从 SCI、ProQuest 等数据库中，约有 20 项研究提出了双关语翻译的一些策略。国外对狭义修辞学修辞格翻译的研究虽然超过了目前广义修辞学的研究，但似乎并不流行。这一点与国内的研究状况是一致的。

此外，国内一些以艺术表达效果为原则的翻译观念可以作为本文广义修辞学翻译过程阐释的参考。例如，傅雷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神似"——"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1951]。这种效果可以解释为人们对语言所表达的一切的感受和想法的综合，这种综合可以从广义修辞学角度加以阐释。从傅雷的角度来看，翻译是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所传达的效果。因此，追求好的翻译"同构"指的是认知本身，与当前广义的修辞学立足点相同。因此，精神上的相似性自然成为决定好的翻译标准的总结，因为它表明在语言之外或在当前广义的修辞学领域追求好的翻译。此外，钱锺书[1979]提出了完美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境"。他明确指出，文学翻译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完美的翻译，即保留所传递的内容，消除语言差异造成的问题[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简言之，它也作为本文广义修辞学中翻译过程阐释的一个衡量标准。保留所传达的内容意味着与精神上的相似性近似相等，再加上追求完全的归化。其他一些以艺术为导向的国内研究中事实上也包含了广义修辞学意义。

此外，以艺术为导向的部分外国翻译观念也可以用上述国内翻译观念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翻译观念是提升的感觉和总结的经验，生动地反映在埃兹拉·庞德的思想中。他强调氛围和视觉、焦点的翻译论整体审美意义的转移[蒋洪新, 2009: 77-80]。乔治·施泰纳的理论也属于这一范畴。他认为文化有一个不变的内核，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得出一般的推论。气氛和文化不变的内核的翻译可能指的是文化的转变对所传达内容的重申，包括但不限于语言本身。

随着语言学的进展，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例如，彼得·纽马克彼得·纽马克定义了"意义"，并指出译者应将语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两种翻译：一种是与作者相关的语义翻译，另一种是与读者相关的交际翻译[Newmark，1976:5-26]对作者和读者而言，最重要的理论可能是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是前者的修订版，也是他翻译思想的核心[Nida，2000:126-140]。作

者和读者在前述的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广义修辞观中，它们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称之为言说者与接受者。

总而言之，当前广义修辞学对翻译标准的研究可能通过从更大的角度描述翻译来提取各种结果的相似性。换句话说，本研究在许多相关研究的帮助下，将为翻译研究的不同方向拓展新的视野。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修辞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领域。它超越了狭义修辞学的翻译研究领域，这是上述修辞学意义上翻译研究的核心。本文作为系列论文的一部分，首先在语句层面展示了如何从广义修辞的角度阐释翻译过程，为建立完善的相关理论奠定基础。

三、语句翻译的广义修辞分析

3.1 意象修辞格的翻译

狭义修辞格基于两个具有共同特征对象之间的类比，类似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种类比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可用不变性原理（Invariance Principle）加以解释，即隐喻映射以目标域的固有结构方式留存了源域中的认知拓扑结构（Metaphorical mappings preserve the cognitive topology of the source domain, in a way consistent with the inherent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domain）[Lakoff，1993:215]，即图像模式结构（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一致。即使在不同的语言或文化之间，目标域的固有结构与源域的认知拓扑结构也可能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因此，源语中的意象修辞格在目标语中的直接重构便可以实现。

如表 1 所示，在英语语言世界中，可能产生 S01 这样的语句；汉语语言世界中，可能产生 S02 这样的语句：

表 1

例句编号	例句
Sample 01 [S01]	[He] always parrots what other people say。
Sample 02 [S02]	[他]像狐狸一样狡猾。

S01 和 S02 中各有一对隐含关系。每对关系包括一个不变因素；将源域与目标域以合乎生活经验与各自文化个性的方式联结起来。如表 2 所示：

表 2

源域 [人]	不变因素	目标域 [动物]
[He]	does not have an idea of his [its] own	parrot
[他]	狡猾	狐狸

一般地讲，英语语言世界中，受话者可以接收所有由语句 S01 传送的内容；汉语语言世界中，受话者可以接收所有由句子 S02 传送的内容。两个语句以更富有修辞效果的方式分别表述了人的一种性格特征。试比较 S01 与“（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以及 S01 与“（他）很狡猾”。以上修辞效果实现的前设如表 3：

表 3

例句编号	前设
Sample 01 [S01]	Parrots do not have their own idea。
Sample 02 [S02]	狐狸是狡猾的。

语句 S1 和 S2 可以分别转化为如表 4 所示的译句 T1 和 T2。T1 和 T2 是翻译实践中常见的译文，在翻译业务中属于相当简单的实操，但其中隐含的翻译机制可能会揭示详细的翻译过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在译者的头脑中快速进行，以至于我们总是忽略它；同时，我们也经常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无需理会的思维过程。事实上，这样一个思维过程涉及到不同的翻译选择或翻译权衡。

表 4

译句编号	译句
译文 01 [T01]	[他]只会鹦鹉学舌。
译文 02 [T02]	[He is] as sly as a fox。

语句的翻译也可以通过不变性原理（Invariance Principle）和“预设”的概念来评价。可以认为人的基本认知方式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类似的，因此人的性格特质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类似的描述。就 S01 而言，符合“does not have an idea of his [its] own”这一特征的人无论中外都比比皆是。就 S02 来说，说某人“狡猾”是因为此人隐藏了自身的情感诉求或意图，也许还存在欺骗行为。 “sly”一词的含义与此类似。S01 和 S02 的不变性可以从源语传递到目标语言。另外，如不涉及动物学或生物学的分类，从 S01 和 S02 的前设出发，可以说鹦鹉和“Parrots”的种类大致相同，而“fox”和“狐狸”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的汉语与中国文化背景下，鹦鹉被标记为一种没有自己观点的动物，同样，在目前的英语与英语文化背景下，“fox”也有“sly”这样一个标签。因此，可以说 T01 和 T02 是 S01 和 S02 的正确翻译。S01 和 S02 非常简单。将它们翻译成汉语或英语并不难，但我们总是忽视为什么这样的语句可以这样翻译的深层机制。

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意向修辞格的翻译不变性有时是借助源语意象的替代意象来实现的。以隐喻为例：

表 5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03 [S03]	[He] works like a horse。
Sample 04 [S04]	[He is] hungry as a bear。
Sample 05 [S05]	[He is] at the end of his rope。
Sample 06 [S06]	[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Sample 07 [S07]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Sample 08 [S08]	[他是]害群之马。

以上例句中的不变因素通过意象置换传递至译文：

表 6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03 [T03]	[他]干活像老黄牛一样。
译文 04 [T04]	[他]饿的像狼一样。
译文 05 [T05]	[他]已是山穷水尽。
译文 06 [T06]	[He is] like a duck to water in his work。
译文 07 [T07]	[He is] like a hen on the hot griddle。
译文 08 [T08]	[He is] a black sheep。

进行意象置换的原因在于不同语言或文化中意象预设的不一致。例如，就语言的日常实际体验而言，英语中的"马"这一意象可以映射"艰苦劳作"，但汉语中映射"艰苦劳作"的意象却一般是"牛"。

此外，意象修辞的不变性有时是通过消除意象来实现的，因为某个意象在目标语言中可能不被接受，同时，目标语中又难以找到能够替代它的意象。这种情况下，省略某个修辞格才能在一定程度的复制源语中该手段的修辞效果。当今跨文化交际频繁，在不同语言或文化背景下，承载不同预设的意象难以或甚至不可能被转换，其中四种情况如下：

表 7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09 [S09]	[He] is an oyster of a man。
Sample 10 [S10]	[I will] treat [her] with kid gloves。
Sample 11 [S11]	[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Sample 12 [S12]	[这本书颇有]龙文鞭影[之效。]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可能的修辞，要抛弃样本中的意象。在转换过程中，话语的形象被消除了，但里面隐含的修辞效果得以实现（一定程度上）。

表 8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09 [T09]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译文 10 [T10]	[我会]特别温柔的[待她。]

译文 11 [T11]	[She is a] wanton [woman。]
译文 12 [T12]	[The book is] stimulating [indeed。]

S01-S12 中的修辞格均为明喻或隐喻，但对应用了其他修辞格的语句进行修辞分析的方法是类似的。因为这些语句中都有所指和能指，或者只有一个表示明喻或隐喻的能指。转喻、提喻、讽喻和拟人都是如此，不再赘述。从本质上说，修辞格的意象总是意味着一个对象或一个特征是通过另一个传达的，也可以近似地说，一个对象或一个特征是另一个的函数。

3.2 语义修辞格的翻译

语义修辞格关注意义。意义的“意义”无法在无条件的领域中加以明确。在目前的广义修辞学中，意义是在一个非常笼统的语境中产生的，包含人们对语言以及言外因素所传递的全部信息的所有感受与观点。该定义是描述性的，包含但不限于特定的话语所包含的意义外。语义修辞学修辞格通过字面意义的改变而发挥作用，并通过对隐含意义的维持来实现修辞效果。

比如说，委婉语在语义修辞格的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死亡，一直是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没有委婉语，死亡话语的字面意义就是真实意义，没有隐含意义，例如，我们只会直白的说：他死了。与没有委婉语的死亡话语相比，有关死亡的委婉语的字面意义被其自身改变了，隐含意义被委婉语削弱了。有时候，这是我们提及死亡时必须采用的策略或基本原则；否则，便不足以满足发信人的心理需求与当下语境以及社会的隐含情感与道德需求。

表 9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13 [S13]	[And, it being low water, he] went out [with the tide。] [Dickens,1992]
Sample 14 [S14]	[He is going to her] long rest。
Sample 15 [S15]	[He enjoyed] an ever-lasting sleep。
Sample 16 [S16]	[他]去世[已经三年了。]
Sample 17 [S17]	[他为国]牺牲[了。]
Sample 18 [S18]	[他]去了极乐世界。

翻译表 9 中关于死亡的语句时，我们应该用委婉语来翻译委婉语，源语中的委婉语所表示的意义是可以传递的。有关死亡的委婉语在英语和汉语的语境中都是存在的，有意义的，表达形式不同，但其广义修辞意义至少是类似的，所以翻译这样的有关死亡委婉语的语句就有了语言的现实基础。翻译示例如下。

表 10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13 [T13]	[正是退潮的时候，他与潮水一道]去了。

译文 14 [T14]	[他就要]长久的安息了。
译文 15 [T15]	[他]永远的睡着了。
译文 16 [T16]	[It is three years since he] passed away。
译文 17 [T17]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his country。]
译文 18 [T18]	He has gone to a better world。

此外，在一定社会文化中通常被认为具有较低社会地位的职业，有时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在话语中呈现，以保持职业体面。就像死亡一样，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直截了当地说出职业名称是不礼貌的。

表 11

SN of Samples	Occupations	Alternative Euphemisms
Sample 19 [S19]	barber	beautician
Sample 20 [S20]	cobbler	shoe rebuilder
Sample 21 [S21]	dustman	street orderly

所以，职业可以逐字逐句地翻译，而委婉语则应该通过基本对应的委婉语来完成：

表 12

译文编号	Occupations	Euphemisms
译文 19 [T19]	剃头匠	美发师
译文 20 [T20]	补鞋匠	修鞋师
译文 21 [T21]	垃圾工	清洁工

对于反讽，隐含意义是通过字面意义的巨大变化而增强的，或者实际上是由字面意义的反义词来增强的。翻译也基于相同的模式。

表 13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22 [S22]	You have got us into a nice mess！
Sample 23 [S23]	What a noble illustration of the tender laws of his favoured country！- They let the paupers go to sleep! [Dickens, 1995]

Sample 24 [S24]	这个“用功”读书的人一周只读一小时的书。
Sample 25 [S25]	他成天打游戏，真是够“勤奋”的。

它们可以翻译成 T22-25：

表 14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22 [T22]	拜你所赐，我们的处境可真是妙极了！
译文 23 [T23]	他们竟然允许穷人睡觉！- 多么“高尚”的证据！多么“仁慈”的法律！多么“可爱”的国家！
译文 24 [T24]	This hardworking man seldom reads more than one hour a week。
译文 25 [T25]	He plays games daylong。 What a diligent man！

翻译过程有一个立足点和一个目的：最大限度再现广义修辞效果。本文并没有涉及详细和实用的翻译技巧，而是试图以一般性的和理论的方式对翻译过程加以分析。

对于一些其他语义修辞格的翻译，修辞有可能被最大程度地再现，但有时却不能以这种方式实现。例如，夸张和矛盾修辞在英语中产生的修辞效果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汉语语境中重现，因为夸张的字面意义的变化和词义的尖锐对比在两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修辞意义与作用。绰号或者诨名这一类具有较强修辞意味的言语也是如此。然而，修辞格并非总是具有如此特征；例如，双关语的字面意义同时连接到一对隐含的意义。这种关系是在某种特定语言或文化背景中存在的，在其他语言或文化背景下往往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修辞的不可译性便出现了。为了交流目的，这样的语句仍然可以被翻译，也能达成良好的交际目的，但从理论上讲，如此翻译是不可行的，其意义难以较为完整的传达。

3.3 结构修辞格的翻译

对于英语和汉语来说，排比结构，或同一（或类似）句子结构的重复使用，意味着修辞的增强。这一点对两种语言来说，几乎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基于人类基本认知方式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假设。

表 15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26 [S26]	Their powers of conversation were considerable。 They could describe an entertainment with accuracy, relate an anecdote with humour, and laugh at their acquaintance with spirit。[Austen,1983]

Sample 27 [S27]	他们风吹日晒的脸庞忧郁深沉，他们饱经沧桑的眼睛炯炯发光。

一般来说，词的选择取决于修辞结果的传递，这是译者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一种阐述，但并不是翻译的具体方法-后者由译者具体的综合语言转换能力决定。

表 16

译文编号	Samples
译文 26 [T26]	她们实在健谈，说起宴会细毫入微，讲起故事妙趣横生，讥笑朋友也是有声有色。
译文 27 [T27]	Their sun-whipped faces were dark, and their time-beaten eyes were light。 [Steinbeck, 2000]

对偶、重迭和共轭，以及渐变和渐缩，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翻译。它们都以一定的句型结构来表达，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被接受的。

此外，对仗是非常严格的并行关系，所要求的规则和形式等指标导致了目前广义意义上的修辞传递困难。传递的越精准，翻译质量就越高。例如，以下例句及其译句的质量可是说是相当不错：

表 17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28 [S28]	This were to be new made when thou art old, / And see thy blood warm when thou feel’st it cold。 [Shakespeare, 2004]
Sample 29 [S29]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 2005]

表 18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28 [T28]	这就如垂老的暮年获得了新生，又好似冷却的血液回复了温暖。[艾梅, 2008]
译文 29 [T29]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许渊冲, 2012]

3.4 音韵修辞格的翻译

音韵修辞格的翻译要求注意语音和声音的特征与组合方式，例如，在古典英语诗歌中经常使用的头韵和谐音是常用的音韵修辞格。我国古典诗歌也同样在格律中规定了大量的音韵修辞格。

表 19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30 [S30]	The fair breeze blew, the white foam flew, / The furrow followed free; … [Taylor, 2014]
Sample 31 [S3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 2005]

表 20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30 [T30]	清风徐徐吹，白浪朵朵飞，/ 水花袅袅随船尾。
译文 31 [T31]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 2012]

3.5 综合修辞格的翻译

语言实践中，不同的修辞格经常同时使用，形成综合性的广义修辞效果。

表 21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32 [S32]	I Know all, I know all," said the last comer. "Be a brave man my Caspard! It is better for the poor little plaything to die so than to live。 It has died in a moment without pain。 Could it have lived an hour as happily?" [Dickens, 2007]
Sample 33 [S33]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屋，以突隙之烟焚。[韩非, 2000]

翻译 S32 和 S33 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转达由例句中所体现的综合修辞格所产生的全部修辞意义。具体而言，S32 和 S33 由几个特定的修辞格组成。例如，从 S32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重复、对偶和隐喻。S33 使用了夸张、排比和隐喻。翻译时不一定要复制所有的修辞格。但是广义上转移尽可能多的修辞意义是高质量翻译的应有标准。

表 22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32 [T32]	我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最后赶来的那个人说，"你要勇敢，我的加斯帕！被人玩弄的小东西，死了比活着好。它一下子就死掉了，不再受苦了，它要是活着，会有哪怕一个小时的快活时光么？"

译文 33 [T33]	A long dike will be toppled down for an ant nest in it; a tall building will be burned down by a spark from a chink of the chimney。

广义修辞意义的翻译比狭义修辞格的翻译更加全面，更加精准。如果这两方面都可以同时转换，那么翻译将是完美的。遗憾的是，完美的翻译，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它可能永远在视线之内，但永远遥不可及。

3.6 广义修辞格的翻译

3.6.1 与传统修辞格相关的语句翻译

广义修辞格不局限于特定的修辞格及多种修辞格的综合应用。在这个意义上，修辞格的范畴得以扩展。对于特定语境下的说话者与接受者而言，修辞格的使用是主动行为，以使话语生动形象，易于理解，换言之，交际总是以误解世界为代价进行的。

表 23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34 [S34]	L'absence est à l'amour ce qu'est au feu le vent; il éteint le petit, il allume le grand。 [De Bussy, 2010][parallelism; metaphor]
Sample 35 [S35]	战斗中，他如猛虎一般勇敢, 歼敌无数。[simile; hyperbole]

表 24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34 [T34]	离别之于爱情，正如风之于火：它让火苗熄灭，亦使烈焰燃烧。[本文作者译]
译文 35 [T35]	He was brave as a lion and fetched off thousands of enemies in the battle。

如 S34 所示，absence 与 love 的关系，在逻辑中与本质上都不同于 wind 和 fire 的关系，这两对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并不能直接加以比较。对于 S35 而言，事实上，虎的力量与战斗技能，也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此外，“歼敌无数”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表达。以上的例句都是语言想象的产物。然而，这些例句都是可以翻译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喻体（虎 vs lion），目的在于表述类似的意义，以达成翻译的目的。

3.6.2 广义修辞层面的翻译

从广义上讲，语句的翻译也是修辞的同义转换。我们建立概念，是为了理解我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复杂世界。但概念总是模糊的，变形的，语句也不例外，因为世界是不透明的。变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广义修辞的表达，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有时，具有广义修辞特征的修辞格是不显著的。换言之，很难定义它们，当然，一般也没有必要，因为广义修辞的作用方式超越了某种或某些特定的修辞格。

表 25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36 [S36]	A good husband makes a good wife。
Sample 37 [S37]	郎才女貌 [or 郎才女貌天作合。]

S36 和 S37 是非常常见的谚语，是人们在各自的语言社团中普遍接受和信赖的命题。

表 26

SN of Samples	Conditions	Conclusions	expressions
Sample 36 [S36]	a good husband[P]	a good wife[q]	p=>q
Sample 37 [S37]	男有才且女有貌[p]	完美匹配的伴侣[q]	p=>q

S36 和 S37 中含有的修辞意义不从属于传统的狭义修辞格。显然，以上两个命题都是错误命题。好丈夫不一定有好妻子，好妻子不一定有好丈夫。另外，从逻辑上讲，“男有才且女有貌”并不是“完美匹配的伴侣”的充分条件，完美匹配的伴侣”也不是“男有才且女有貌”的必要条件。S36 和 S37 中存在概念变形，但人们通常默认它们是真命题。其实，它们都是远离事实的，基于修辞的话语。

翻译 S36 和 S37 时，我们需要传递隐含的条件和关系。换言之，翻译过程中需要留存概念变形或修辞意义，即使在不同语言或文化中它们可能不会被接受，被信赖。在当今世界，基于人类相似的基本认知方式，修辞意义迁移的可能性或许大于再现的可能性。这种迁移可能会扩展某一语言社区或居住在某一文化中的人们的认知范畴。

表 27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36 [T36]	夫贤则妻惠。/好夫贤妻伴。
译文 37 [T37-1]	A talented man and a beautiful woman is a right match。/A perfect match between a man and a girl。[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 2001]

因为 S36 与 S37 中条件和结论的隐蔽性或部分缺失，T36 和 T37 可以说比较好的迁移了前两者修辞意义（T37 两个版本的侧重点不同，此处不再展开），T36 和 T37 的翻译思路有助于这一类语句的翻译实践，为之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但并不是具体的语句翻译方法。

进一步讲，对于没有明显修辞特征的语句而言，修辞是不可见的，但修辞仍然无处不在。以 S38 为例。这一语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表达，从广义修辞视角来看，它同样是带有修辞意义的语句。人们讲出这句话时，并没有去有意识地思考它的修辞意义——人，天然是修辞的动物[谭学纯]。

表 28

SN of Samples	Samples
Sample 38 [S38]	I love you。

在狭义修辞学的延伸意义上，即使是最直白的，不包含任何狭义修辞格的话语也包含着修辞意义——没有修辞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段。或者说，没有修辞有时是最好的修辞，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2012]所言：“不涉

理路，不落言筌”。例如，“我爱你”是一个简短而又直白的语句，需要两个角色，说话者和受话者来完成信息传递过程。但它所包含的意义也可能是基于修辞的多重意义。一般来说，人们使用“我爱你”来表达对他人的感情。（希腊语中甚至有四个表示爱的词汇）如果“爱”是以某一方面的尺度来粗略衡量的，如性方面的吸引力，或者纯粹的精神之爱，那么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程度可能与另一对恋人或夫妻的程度不同，所包含的不同因素比例不同。然而，由于感情的程度不能被精确量化，所以很难准确地定义这个程度。而且，为了在现实中保持有效率的沟通，我们也没有量化它。“我爱你”的言后行为才是最重要的，它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说这句话的首要目的。由此，单一的话语掩盖了多样性，语词远离了事实。这是一种变形，也是修辞产生作用之处。即使在 "我爱你 "前面加上程度副词，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例如，“我真的非常爱你”也是可能包含着多种隐藏意义与不同因素比例的话语。而且，对于一个具体的说话者而言，“非常爱你”的具体程度，也很难定义。此外，从广义的修辞学角度讲，修辞意义不仅仅在言语中呈现，如说话者的衣着外表，社会地位，说话的语气语气，甚至说出“我爱你”奉上的一束花，都有修辞意义。事实上，广义的修辞方式总是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

另一方面，受话者对"我爱你 "所要表达的意义，可能会有理解与接受上的偏差。“我爱你”的修辞意义是否能被完全传递，也未可知。因为话语的隐含意义和因素比例在受话者的阐释和理解中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会有叠加的变形，对信息传递有一些影响。不过，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不确定的意义或许并无大碍，信息传递的质与量是足够的，对言后行为而言基本没有影响。对受话者而言，知道说话者是“爱”自己的就够了，其中的具体的程度，具体的意义暂不需要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可能的叠加变形，信息传递过程也可能不符合说话者的预期。在求爱的过程中，受话者比说话者的话语权更多。受话者有权决定信息传递过程是否能够以说话者预期的方式完成，这主要取决于受话者的解释和理解与说话者的期望是否一致。例如，受话者可能会把 "我爱你 "的预期言后行为理解为说话者希望与他或她发生性关系。受话者可能对此感到不满，而说话者则可能想通过说出 "我爱你 "来呈现他对受话者精神世界的仰慕。换句话说，受话者所阐释和理解的修辞意义与说话者发起的修辞意义可能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阐释与理解共同构成了话语的多重修辞意义。

以上基于广义修辞的分析是一个一般性经典例证，不可能涵盖“我爱你”实际上所有可能的修辞意义，但其他的可能性也可以加以类似的分析。例如，即使说话者并不打算说谎，但话语也可能会远离事实。无论他或她说这么做什么，叠加的变形仍然存在。受话者的解释和理解也可能是远离事实的，但受话者可以选择相信或怀疑说话者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完成信息传递过程。

就翻译过程而言，I love you 是我爱你的正确翻译，反之亦然；这样的互译过程，都能传递话语可能包含的全部修辞意义。这是因为，在广义的修辞意义上，从生活基本经验出发，I love you 和我爱你在英汉两种语言或文化的所有可能的交流过程中都是相似的。在另一种不同语言或文化的语境中，它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如表 29 所示，这些译文都是可接受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有相似的基本认知方式，有类似的情感与理智；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表 29

译文编号	译文
译文 38-1 [T38-1]	我爱你
译文 38-2 [T38-2]	Te quiero [Spanish]
译文 38-3 [T38-3]	Je t’aime [French]
译文 38-4 [T38-4]	Ялюблютебя [Russian]

四、结语

话语的翻译标准可以在广义的修辞意义上建构。具体来说，通过对修辞的不变性原则和修辞的变形分析，也就是说，话语的翻译过程可以从广义的修辞学角度加以阐释。语言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传统修辞手段的翻译基于不变性

原则，话语中综合修辞手段的翻译也是基于不变性原则的。有时，话语的广义修辞意义深埋在字词世界的表象之下的，这类修辞意义的翻译也不像翻译传统修辞手段及综合修辞手段那样直观且易操作，需要对其修辞意义进行深入全面的考虑。广义的修辞意义构成了话语的意义。因此，话语的翻译可以基本等同于广义修辞意义不同语言形式的再传达。修辞意义传递的程度与准确度即语句翻译质量的评价标准。

通过对不变性原则和变形的分析，通过阐述言内、言外和言后的表达，以及对语词、语气词和语境的传递及其过程的阐述，可以评估语句翻译过程对修辞效果的产生和再现。所有的概念和手段以及翻译过程都被整合和融合到广义修辞的尺度上，这个尺度可以衡量修辞意义传达的质与量。修辞意义再传达的越准确，越全面，语句翻译的质量就越高。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 On Rhetoric[M]. translated by George A. Kennedy[2nd edi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37.

[2]. Bryant D C. Rhetoric: Its functions and its scop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53, 39(4): 401-424.

[3].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M]. Signet Classics. City of Westminster: Penguin Books, 2007.

[4].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2.

[5].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New Edition [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5.

[6]. Davis, D. All My Soul is There: Verse Transl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Poetry. The Yale Review, 2002,90(1): 66-83.

[7]. De Bussy R R, De Sandras G C. 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M].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

[8].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M]. Bantam Classics.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83.

[9].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M]. Penguin Classics. City of Westminster: Penguin Books, 2000.

[10].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11].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J]. Metaphor and Thought, 1993, 2: 202-251.

[12]. Newmark P. The Theory and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C].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Abstracts. 1976, 9(1).

[13]. Nida E.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J].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00.

[1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M]. Vintage Classics.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4.

[15]. Schaffner C.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 36(7).

[16]. William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Sonnets Reissue Edition [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2004.

[17]. 艾琳. 言语行为理论与英汉双关翻译 [J]. 上海翻译, 2010, 1.

[18]. 陈定安. 英汉修辞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19]. 冯全功. 翻译修辞学论纲 [J]. 外语教学, 2012, 5.

[20]. 冯全功.修辞认知的移植与拓展：从修辞学到翻译学[J].外文研究,2021,9(02).

[21]. 傅雷. 高老头重译本序 [M]. 傅雷, 高老头.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2]. 韩非, 陈奇猷. 韩非子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3]. 蒋洪新. 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4.

[24]. 李白. 静夜思 [G]. 孙洙,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繁体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5]. 刘法公. 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 [J]. 中国翻译, 2008, 28(6).

[26].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27]. 柳宗元. 江雪 [G]. 孙洙,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繁体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8]. 钱锺书. 林纾的翻译 [G]. 钱锺书, 旧文四篇.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9]. 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第四十三 [G]. 艾梅, 十四行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30].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 [M]. 许译中国经典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1]. 谭学纯, 朱玲. 广义修辞学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3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英词典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33]. 肖佳燕. 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6

[34]. 严羽, 张健. 沧浪诗话笺校 [M].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5]. 杨莉藜. 翻译修辞学的基本问题 [J]. 外语研究, 2001, 1.